

马尔库塞对“工业发达社会”的批判及意义

陈 玉 霞

(哈尔滨工业大学 人文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摘 要: 在《爱欲与文明》和《单向度的社会》这两部著作中, 马尔库塞通过把弗洛伊德的“爱欲论”与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相结合, 分析当代“工业发达社会”, 得出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是“爱欲受压抑的社会”、“攻击性的社会”、“一体化的社会”、“集权主义的社会”。虽然马尔库塞在某些理论和认识上存在着欠缺, 但瑕不掩瑜, 这些理论不仅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而且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爱欲论; 异化劳动; 工业发达社会

中图分类号: B516·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8594(2003)06-0042-03

法兰克福学派以“社会批判理论”闻名于世。在法兰克福学派众多的思想家中, 对当代“工业发达社会”的批判最为尖锐和深刻的是马尔库塞, 因而他被推崇为“青年造反者的明星和精神之父”、“学生运动的先知”。马尔库塞认为, 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 马克思早期运用异化劳动理论对资本主义的揭露和分析越来越显示出生命力, 为我们如何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科学的方法, 但其并不能完全地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对人性的压抑和摧残, 因为马克思主义对人的本质的认识仅从外在条件去理解,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在其现实性上, 它是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1](P60)]。这既是“含混的”、又是“肤浅的”, 他没有研究人的心理方面, 这是马克思理论中的“空场”。所以, 要想对资本主义作出全方位的彻底的批判, 必须以人为中心, 把社会批判和人的心理批判结合起来, 这样才能使人们认清“工业发达社会”的实质。基于此, 马尔库塞对“工业发达社会”的批判, 是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出发, 把该理论“补充”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中, 即以弗洛伊德关于人的本质的“爱欲论”和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为依据, 来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对人性的压抑摧残。马尔库塞的批判理论主要蕴涵在《爱欲与文明》和《单向度的社会》这两部著作中, 《爱欲与文明》是批判“工业发达社会”的理论准备, 而《单向度的社会》则是对《爱欲与文明》一书观点的继承和发展。

马尔库塞根据人的爱欲是充分得到满足, 还是被压抑歪曲? 劳动是消遣还是被迫的异化劳动? 生本能同死本能的关系如何等标准来考察资本主义社会, 最后得出结论: “工业发达社会”是“爱欲受压抑的社会”、“攻击性的社会”、“一体化的社会”、“集权主义的社会”。

首先, “工业发达社会”是“爱欲受压抑的社会”。弗洛伊德认为, 爱欲是人的本质, 它是人的生命本能, 包含着食欲、休息、

消遣等。弗洛伊德揭示了文明和爱欲的关系: 文明起源于对爱欲的压抑。他认为, 人类各个人都追求快乐本能, 现实原则(操作原则)必须约束压抑这种本能, 结果生命本能(爱欲)一方面外化为文明形态, 另一方面内化为压抑性心理机制。所以, 文明的存在和发展必然要压抑人的快乐本能, 文明越发展, 对人的本能压抑得就越严重。现代工业社会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较高阶段, 因而也是爱欲压抑到前所未有的阶段。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 马尔库塞对弗洛伊德的“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之间的关系重新做了解释, 提出了“基本压抑”和“额外压抑”的理论。马尔库塞认为, 文明是以压抑人的本能发展起来的, 但这种压抑并不是永恒的, 它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减少, 即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 物质资料十分匮乏, 人们不得不压抑自己的本能来从事物质生产活动, 以维持自身的生活, 因而这种压抑是合理的, 称之为“基本压抑”, 但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和科技进步, 人类能够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来满足自身生存发展需要, 不仅不用压抑自己的本能去从事物质资料的生产劳动, 并且完全可以按本能需要来享受最大快乐, 如果这时仍然存在着压抑的话, 那么这种压抑就是“额外压抑”。“额外压抑”存在的原因在于: 它是为特定的统治利益而维持的特定社会条件的结果。在一个社会中这种“额外压抑”的程度越低, 则这个社会的文明就越少压抑性^[2](P62)]。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 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该社会的存在, 特意制造出了“物质需求”这一额外压抑, 使人成为消费商品的工具, 成为物的奴隶。这样, 人们为了获得更多的消费品, 必须不断地进行劳动。因此, 异化劳动状况较以往不仅没有得到缓解, 反而加剧。“日常工作的满足仍是少数人的特权, 创造和扩大文明的物质基础的工作主要是劳动, 是一种异化劳动, 是痛苦和可怕的异化劳动, 而且现在还是这样一种状况”^[2](P60)]。马尔库塞认为, 人的爱欲

的满足主要是通过劳动实现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爱欲的摧残主要表现在“劳动的非性欲化、异化上”，“因为异化劳动是对满足的反动”^{[2](P29)}。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主要表现在：

一是由于生产力、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社会分工日益加强，人们屈从于分工而被限制在生产的某一环节上，整日重复同样的动作和行为，成为机器的奴役和附属物。人的创造性、主动性日益匮乏。

二是由于科技水平的提高，脑力劳动日益普遍化，尽管在时间上不断缩短，但它耗费的是人的整个生命，决不是消遣。

三是自由自觉的劳动是目的，但在“工业发达社会”里，自由自觉的劳动却变成人们物质消费的手段，统治者通过激起人们的物质需求去强迫人们的劳动，劳动变为强制性的劳动。“在操作原则统治下，人的身心都成了异化劳动的工具，而只有当人的身心抛弃了人类有机体原先具有并追求的力比多的主—客体自由时，才会成为这样的工具”^{[2](P29)}。

马尔库塞认为，衡量一个社会对爱欲压抑程度的高低，不能只看其压抑的绝对量，应当看“基本压抑”和“额外压抑”之间的比例，当代工业社会对爱欲的压抑并非由于物质财富的匮乏所导致，而完全是为统治阶级统治利益的需要，对爱欲的压抑主要是“额外压抑”。因此，当代“发达工业社会”，是爱欲受压抑的社会。“在由于物质和精神的进步已大大减少了对自我克制和苦役需求的情况下，在文明实际上有可能大规模地解释那些用于统治和苦役的本能力量的时候，规模同等甚至更少的本能管制在成熟的文明的阶段却可以导致更高度的压抑”^{[2](P62)}。

其次，“工业发达社会”是“攻击性的社会”。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总能量（力比多）是恒定的，并且在生本能（快乐原则、建设性力量、爱欲）和死本能（破坏、侵略本能）二者之间均衡分配，此消彼长。因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严重地压抑了人的爱欲，打破了二者本来的平衡，导致死本能力量大增，这样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就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些因压抑了爱欲而大量释放出来的破坏性力量的影响，从而使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陷入了悖论之中：一方面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对大众的爱欲进行压制；另一方面又因成功地压制爱欲使民众的破坏本能大量释放，又威胁了自己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社会“别有用心地利用了”人的“攻击本能”，引导并控制了民众的攻击目标，使这种破坏力量变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力量。

一是把攻击性力量引向大自然，破坏自然界。现代工业社会把“客观世界的形象形成了‘攻击点的象征’”，“使攻击进入生活的本能领域，使大自然越来越屈从于商业组织”^{[3](P91)}。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是破坏的结果。

二是把攻击性的力量引向其他国家，用以对外侵略和扩张。当代工业社会通过对电视、报纸、广播等大众媒介的操控向本国民众进行侵略扩张的宣传，从而把人们的攻击性冲动变为狂热的侵略扩张情结。

三是把攻击性力量引向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以镇压时刻威胁这一制度的组织——新左派。当代工业社会利用人的攻击本能组成了维护现存秩序的庞大组织机构，以镇压一些持不同政见的反对派。所以，现在新左派所面对的不是别人和一些人的憎恨，而是被动员起来的整个社会的攻击性冲动。

再次，“工业发达社会”是“一体化的社会”。为了揭示这一问题，马尔库塞区分了“真实需求”和“虚假需求”。所谓“真实需求”是“惟一绝对要求满足的需求，是必不可少的需求——在可达到的文化水平上的营养、衣着、住房”^{[2](P6)}，它是指人本身存在和发展所必须的衣、食、住、行的需求；而“虚假需求”是指追求物质享受，是由于滥用人类的物质资源和知识资源，“是指那些在个人的压抑中有特殊的社会利益强加给个人的需求”，“最流行的需求包括，按照广告来放松、娱乐、行动和消费，爱或恨别人所爱或恨的东西，这些都是虚假需求”^{[2](P6)}。马尔库塞认为，人们把追求物质享受当做自己的本质需求，是这个社会强加给人的。一旦把追求物质享受这种“虚假需求”强加给人后，就会出现个人与社会制度一体化的现象。这种“一体化”，首先表现为二者的需求“一体化”，然后表现为“利益的一体化”。当个人把社会需求变为自己的需求后，就会自然而然地把自己的利益和命运同整个社会的利益和命运联系起来，于是就和统治阶级一样，成为现存秩序的维护者。统治者似乎不是在维护某些特权，好像是在维护全体人的利益。正如马克思所说：“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2](P6)}。在这种一体化社会中，人们过的是一种“痛苦中的安乐生活”，人拜倒在物的面前，成为消费商品的工具和手段。在这种“虚假需求”的统治下，工人阶级同资本主义制度一体化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消费过程一体化，这一点上面已论述，不再赘述；另一方面是生产劳动过程中的一体化，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科技的发展及其在生产过程中的广泛应用，劳动阶级正经历着很大变化：

一是当代工人阶级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有严格的区别。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工人阶级饱受肉体的摧残和折磨，处于社会底层，因而他们的反抗意识很强；而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生产的机械化和自动化水平的提高，工人劳动变为技巧性的、智力型的工作。

二是阶级结构发生明显的变化。在关键性的工业企业中，蓝领工人的数目在减少，与此同时，白领工人的数目在增多，“这种量的变化反过来涉及到基本生产工具的特点上的变化”，“机器本身变成了机械工具和关系的体系，并因此而运行超越了个别的劳动过程，就此而言，机器削弱了劳动者的‘职业自治’，并使劳动者参与并指挥这个技术组合的其他职业融为一体，从而建立它的更大统治权”^{[1](P100)}。

三是劳动特点和生产工具的这些变化正改变着劳动者的态度和意识。需求、生活标准、娱乐的齐一化、标准化，产生了工人同工厂融为一体的趋势，工人增强了参与意识，渴望在工厂发挥他们智力的本能，工人参与到资本主义企业生产中。

四是新的技术工作世界因而强行削弱了工人阶级的否定地位，工人阶级被物化为技术的奴隶，不再表现为对现存社会生活的矛盾，统治转化为行政管理，这样，技术的统治掩盖了不平等和奴役的再生产。

最后，当代工业社会是一种新型集权主义的社会，单向度的社会。当代工业社会的特征主要不是施行恐怖和暴力，而是是否允许对立意见、对立向度的存在。它动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制造和操纵了社会物质的一切过程，与此同时，人们的心理、意识、思维也被操纵了，这个社会成功地压抑了人们内心的

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向度,使该社会成了单向度的社会;而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丧失了批判性、超越性的能力,成了单向度的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政治领域,发达的工业社会成功地实现了政治对立派别的一致或趋同。

二是在生活领域,“发达工业社会”使人的生活方式同化。“如果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游览同样的娱乐场所,如果打字员打扮得像他的顾主的女儿一样花枝招展,如果黑人挣到一辆卡德拉牌汽车,如果他们都读同样的报纸”^{[4](P25)},这样,由于下层人民需求得到了现存制度的满足,使以往在自由、平等名义下提出抗议的生活基础已不存在。

三是在文化领域,表现在高层文化与现实统一起来。高层文化本来与现实相疏远,这种疏远化的特征正是高层文化能够保持对现实的批判否定的向度。作为表达理想的高级文化本是超越现实的,而现在理想已被现实所超越,理想被物质化,高级文化成了物质文化的一部分。文化中心成了商业中心,或市政中心、政府中心的适当场所。高级文化中对现实的异己的、敌对的力量被消除,变为与大众文化相一致,从而高级文化不能再提供与现实相区别的另一向度。

四是在思想领域,实证主义、分析哲学流行起来,标志着单向度哲学、单向度的思考方式确立。实证主义、分析哲学把语言的意义与经济事实、具体操作等同起来;理论靠事实经验而生效,思想的特点在于确定性和精确性模式的物理科学,以此为依据,实证主义对一切抽象的思维方式进行反驳。结果,哲学不触及现实,反对超越,语言哲学仅从日常语言在实际言论中所揭示的内容中进行抽象,而日常语言都是被广告、新闻媒介所控制,因而与它们相一致。这样哲学思维的语言就丧失了对既定事实的解决乃至颠覆,同日常思维语言、新闻广告用语相一致,从而把多向度的语言变成单向度的语言。

马尔库塞运用弗洛伊德的学说和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对当代发达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行了分析和批判,指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不合理、对人的奴役状态。他的“社会批判理论”既有其积极合理的一面,也有其非科学性、局限的一面。深刻地分析他的理论的双重性,对我们正确地认识当代发达工业社会及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马尔库塞为我们正确地认识和研究当代发达社会提供了丰富宝贵的思想材料。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处于相对稳定、繁荣的局面,富庶繁荣的表面现象使许多人对资本主义社会作出了一系列错误的判断和分析。他们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进入了“和平、富庶、自由、民主”的时代,该社会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需求,从而为资本主义社会唱起了赞歌。在这种背景下,马尔库塞透过资本主义富裕文明的表象,以敏锐的思维系统地研究了发达资本主义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指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不合理、不尽人意的地方,并予以严厉抨击。这无疑是深刻而理性的。

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出发点是把马克思早期的异

化劳动理论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说的爱欲论结合起来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但他吸收的不是马克思主义中本质的东西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中的科学的东西,因而,当他用这些理论来探讨社会,作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依据时,非科学性便显示出来。例如,马尔库塞揭示了现代社会是“攻击性的社会”,以敏锐的思维深入地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贪婪、侵略、破坏、镇压的社会,但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罪恶都是由人的破坏本能所决定的。这样,他是在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行为进行辩护。

其次,马尔库塞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理性负效应的揭示,对于我国现代化进程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的机械化、自动化水平的提高,劳动分工日益精细,人们被迫屈从于分工,这样,劳动者在工作中被固定在生产中的某一环节,成为机器的附属品,由于原来生产中的主人变为奴仆,完全丧失了主体性、能动性;同时,由于人们从属于不同的分工领域,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隔膜和冷漠,使人与人的沟通变得困难;为了适应分工的需要,社会培养出了大批专业人才,这些所谓人才也是畸形、片面发展的人。这样,如何克服技术理性异化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马尔库塞对技术理性给人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的考察,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防止、克服技术理性对人产生的负作用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马尔库塞看到了技术理性的负效应同时予以批判,这是正确的一面,但与此同时,他却无限地夸大了这种负面作用,认为它是当代“工业发达社会”种种弊端的根源。他认为,当代工业社会区别于以往社会之处是:利用技术去控制社会各方面的离心力量。高度发达的现代技术使该社会可以运用报纸、广播、电视、电影等大众传播媒介对大众文化、意识形态进行操控,“提倡无思想的闲暇活动”,推行反理想的意识形态”^{[2](P66)},以此来占领人们的闲暇时间和私人空间。这样,马尔库塞就得出了科学技术、物质财富本身成为奴役人的因素,而不是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物质财富占有的私有制形式成为奴役人的因素。这同时会得出另外一个结论:要消灭对人的奴役和统治,就要取消科学,毁灭技术。这显然是错误的。事实上,我们反对的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科学技术、物质文明,而是反对资本主义式地运用科学技术,即运用技术来奴役人、限制人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 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 [3] 赫伯特·马尔库塞.工业社会与新左派[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 [4] 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社会[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责任编辑:刘晓英〕